

Y 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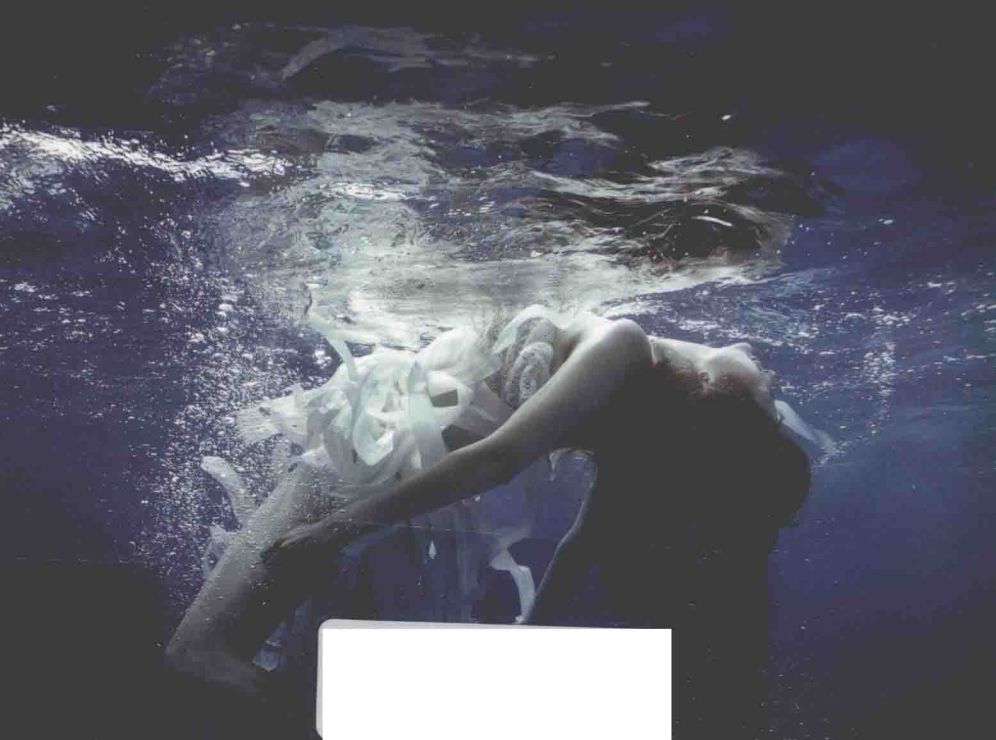
Y E

Z H I

C H A

一夜之差

岳 韬——著



一夜之差

岳韬——著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夜之差 / 岳韬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9. 1
ISBN 978-7-5360-8660-9

I. ①一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0222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 林菁 刘玮婷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刘红刚
插 画：开 心

书 名	一夜之差 YI YE ZHI CH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0.5 1插页
字 数	230,000字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开 篇 | 艾云的困境 | / 001 |
| 前 篇 | 陌生的安全感 | / 065 |
| 中 篇 | 钱能解决的问题 | / 149 |
| 末 篇 | 晓东的秘密 | / 241 |

开 篇 艾云的困境



1

明日咖啡馆坐落在阿姆斯特丹西北部的约旦区内。十七世纪荷兰海上贸易的巅峰时代，这里曾是廉价的工人新村；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运时，这里变成了荷兰左翼大本营；后来随着全球资本化浪潮，这里地价翻番，工人和学生迁出，开发商进驻，变成了今天别具品位的小资朝圣地。

在约旦区林林总总的咖啡馆里，最出名的有两个，一个是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家“棕色咖啡”馆——在几个世纪的尼古丁熏陶下，咖啡馆的木墙和天花板早已变成棕色，故而得名；另一个则是《孤独星球》（*Lonely Planet*）旅行指南特别推荐的明日咖啡馆——阿姆斯特丹第一家由残障人士经营的咖啡馆。

艾云跟着个手捧《孤独星球》的游客，一手推童车，一手拉行李箱，听着童车和行李箱的轮子在鹅卵石地面上交织发出的刺耳噪声，寻到了明日咖啡馆。

虽然她早就知道这是家残障咖啡馆，但是眼前的景象仍让她吓了一跳：跑堂的、收拾的个个一脸痴相，动作缓慢。一个坐轮椅的年轻姑娘正在指挥他们，她的两条腿到膝盖就没了，头奇大，躯体奇小，而且没有脖子。

朱利安就在咖啡馆中央。他的背上驮着个孩子——扁平的头，两只眼睛分得很开，塌鼻子，嘴角流着口水，六七岁的样子还兜着纸尿片。尿积得太多，一坨尿片拽着裤子往下耷，露出半边雪白的屁股。朱利安拖着那团尿片，满面红光。艾云看得心惊肉跳。

看到艾云进来，他放下孩子，交给边上一个染了黄发的亚洲女子，向她走来。

“找到啦。”他摸摸童车里亚当的脑袋。

“不难找。”艾云发现那个黄发女子正在盯着亚当看。

“要喝杯咖啡吗？我去叫苏珊。”

艾云点点头，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将亚当从童车里抱到怀中。一个貌似还健康的老者端着咖啡走过来。他把咖啡放在艾云面前的桌子上，朝她笑笑，又拿起托盘上的小饼干递给亚当。他只有两根手指，龙虾似的夹着饼干。龙虾钳子般的手让艾云联想到疾病，饼干上顿时好像爬满了病菌。她夺过亚当手中的饼干，不小心碰洒了咖啡。

老人喊人擦桌子。一个智力残障者抓着抹布，神情紧张地过

来了。他埋着头，撅着屁股，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艾云跟他说十分干净了，他才略带疑惑地走开了。

过了约莫半小时，朱利安跟着辆轮椅电瓶车进来了。许多双眼睛同时转向轮椅里的人。轮椅里坐着个中老年妇女，模样跟领班姑娘十分相像，只不过一个年轻一个老，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黄种人，一个腿没了一个还有。这就是苏珊·林了，艾云在电视上见过她——明日咖啡的创建者、荷兰的知识分子、华裔移民的典范。艾云的丈夫托马斯、婆婆、公公、小姑子都是苏珊·林的忠实粉丝。他们还向她推荐过苏珊·林的自传《我的自由灵魂》。

轮椅在艾云跟前停住。

“欢迎你。”苏珊·林伸出两只手来，握住艾云的手。

“谢谢您让我们住在这儿。”

“朱利安都跟我说了。高远远家的船屋住得好吗？”苏珊·林问。

“很好，谢谢您让我们帮她看家。他们回来了，我们又得麻烦您了。”

“帮助别人使我快乐。”

艾云觉得这话做作。再看她满脸皱褶、染黑的乌发、镰刀似的眉毛、烈焰红唇；红唇映着腮红，和她的大红套装一色。下身是双及膝黑皮靴，靴子外露出一截孩子般又细又短的大腿。艾云怀疑她的靴子里是半空的。

她抬起头来，发现苏珊·林正瞪着她。一定是她暴露对她的厌恶了——艾云的脸上不禁一热。

苏珊·林微笑道：“都帮你们安排好了，冰箱里有晚上的食

物，咖啡和茶随便喝，无线网络不限时，密码写在柜台的小黑板上。你们的行李和私人物品可以放在后门外的储藏室里，贵重物品随身带着。每天早上十点咖啡馆营业前必须把被褥收拾干净，不允许有过夜的痕迹。有睡袋吗？”

“高远远借给我们了。”

“这里就是洗衣洗澡不太方便。洗衣服要去购物街上的投币洗衣房——正门出去右拐，看到红绿灯左拐，直走五分钟左右，洗衣房在街的左侧。洗澡可以去健身房，在去洗衣房的路上你就会见到，跟前台说一声你是苏珊·林介绍来的，他会给你折扣，孩子不要钱。”

“谢谢，真是太周到了。”

“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找到了避风港，你和孩子在有新住处之前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”

无家可归——艾云仿佛被当众剥光了衣服，浑身燥热又虚冷。

“这里没有煤气，也不能用电炉，没法炒菜做饭。要吃热的可以用烤箱。烤面包机和电热水壶都有，全在厨房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们。”苏珊·林朝亚当笑笑。“有什么问题就联系我好了，我每天下午都会过来。”

艾云把行李箱移到储藏室里，抱着亚当在咖啡馆一隅坐到打烊。人群散尽。咖啡香淡去，“一股异味”站了起来。下午一走进咖啡馆艾云就闻到了这股气味，她以为是智力残障者身上的浊气，然而相隔数小时，体味不可能还那么重。这股气味似曾相识，她在博物馆里也闻到过，一种古董纺织品特有的干燥而陈旧

的气息，让人联想到死亡。屋内没有纺织品，只有木桌木椅。角落里一具两米高非人非兽的木雕睁着黑白分明的圆眼珠，看起来像非洲或太平洋小岛部落的图腾物，说不定是荷兰殖民者当年搜刮来的，怎么会落在这儿了呢？一定是它发出的怪味儿。艾云看着木雕，木雕的黑白眼珠好像眨了眨。她抖了一下身子。

亚当哼唧起来，他饿了。艾云把他固定在童车里，走到冰箱前。冰箱里堆着面包、奶酪、火腿、牛奶、黄油、鸡蛋、蔬菜、水果，以及各种瓶瓶罐罐。她拿出一袋面包，抽出两块，夹进一片奶酪，切掉边缘，叠起来，切成两平方厘米的几小块，放在盘子里，又倒了杯牛奶。喂孩子吃完，她给自己做了火腿三明治，再煮上一壶咖啡。咖啡香掩盖了空气中的异味，她放松下来。

喝着咖啡，她觉得还缺少些什么——人气。跟白天的喧闹对比，夜里的咖啡馆简直就是阴间。她拿出笔记本电脑，输入Wi-Fi密码，上网播放流行音乐。音乐给阴间带来些许阳间的生机。她收拾完餐盘，在地板上铺垫子，垫子上铺睡袋。睡袋上有块干了的污渍，还没来得及洗。

亚当应该是累了，躺进睡袋不到一分钟便鼾声微起。在有孩子之前，艾云不知道小宝宝也会打呼噜。亚当的手伸到睡袋外，曲臂握拳放在耳边，像在投降——新生婴儿的睡姿。望着熟睡的孩子，艾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。在孩子这个赌局上她中头彩了。所有见过亚当的人都夸他的美丽。用明眸皓齿来形容他不但不夸张，反而显得低调。他的眸子是流动的，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。睡时合起的眼睛又是两道优美的弧线，上面生出长而密的睫毛。艾云想起白天那个黄发女子看亚当时的眼神——她一定是朱

利安背上那个古怪女孩的妈妈了。

2

艾云六点就起床了。天还是黑的，空气里残留着咖啡香，亚当在熟睡，笔记本电脑开着，一切都还是昨晚的样子。

她没有睡好，一来睡袋有股浊味，二来亚当睡觉不老实，一个晚上在她腰上踢了不知多少回。她的眼睛发涩，脑袋发涨，给自己做了壶清咖来提神。待稍微清醒些后，便洗漱做早餐。

亚当睡到九点才醒。他的生物钟跟天色一致，外面不亮他也不醒。艾云记着苏珊·林说过的，要在十点咖啡馆开张前收拾干净，因此她不让亚当醒透就急着帮他清洗换衣喂早饭，然后把地铺和厨房拾掇整齐，看看钟才九点半。

她坐在那儿等轮椅姑娘来，等到十点多还不见人影，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一，荷兰几乎所有的店家周一早上都关门。见外面没下雨，她给孩子套上南瓜外套，将自己的水袖衫和假发髻塞到童车下的篮子里，涂了点儿口红，推着亚当到水坝广场去卖艺。

广场上人际零星。蜘蛛侠不在，蝙蝠侠不在，黑白无常不在，只有卖热狗的阿尔巴尼亚老人在。热狗车上挂着朱利安的黑猩猩面具，远远望去好似一个毛发浓密的人头。艾云管这个叫“挂‘人’头卖热狗”。

“早上好。”她走上前去跟老人打招呼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没见到朱利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朱利安只在天气好时才会来广场上扮个猩猩娱乐一下群众，像这种阴霾密布，随时就要下雨的天气他不太会来。只有艾云和热狗老人天天到水坝广场上报到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谋生手段，不是做姿态：老人靠卖热狗，艾云靠卖艺。说是卖艺，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。她只不过套件水袖衫，戴上假发髻，向广场上的游客要钱合影而已。然而，这点钱却是艾云的全部收入——尿片、奶粉、手机费，洗衣洗澡及应急费用全靠它了。

她在羽绒服外套上行头，将装钱的杯子放在脚下。水袖衫下鼓鼓囊囊，像一块块的赘肉。她无法顾及自己的形象了，保暖要紧。前阵子她冻出过病，发了三天的烧，对自己和亚当都是麻烦。

风呼啦啦地吹，水袖随风扑腾。这原本应该是吸引游客的好机会，可是游客似乎全躲在酒店里了。如果没有亚当，她可以去耐克店卖鞋，去麦当劳炸薯条，去中餐馆端盘子，或去帮人家带孩子。自己带个孩子限制就要大很多，可她不怪亚当，他不是她的牵绊，而是她的重心。为了亚当，她也要将日子过下去。

亚当朝她伸长胳膊。她把孩子从童车里抱出来，放他坐到地上。南瓜服又厚又软，起到保暖作用。

“好可爱！”有个脖子上挂相机的女孩走上来摸“小南瓜”。“能跟他拍张照吗？”

“行。”

女孩蹲下来把相机交给艾云，搂住亚当，将脸凑近他的小脸。艾云按下快门，连拍三张，把相机还给女孩。她说了句“谢

谢”，又摸摸亚当的小脸，才依依不舍地走开。她走远了艾云才想起她没有给钱。

“哎呀，好可爱的小南瓜哟！”耳边汉语响起，几个中国女人围上来。

“真漂亮，跟洋娃娃一样。”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弟弟还是妹妹？”她们怕亚当听不懂，又用英文重复一遍：“Brother or Sister？”

亚当不回答，忽闪着大眼睛望着她们。

“有点像亚洲人哎。”她们看艾云。

“是她的孩子吗？”其中一个问另一个。

“不会吧，”另一个压低声音，“妈妈会有这么丑？”

“保姆啦。”

“菲佣。”

“不像菲佣。这女的看起来不像好人。”说着她们全都警惕地瞥艾云。

“这么漂亮的孩子怎么会做小叫花子？”

“哎哟，不会是被拐来的吧。”

“你看这女的样子，后面肯定有人操纵的。”

“说不准哦，阿姆斯特丹很乱的。”

“走吧走吧。”几个人迅速走开。

艾云不去理会她们，可是心里却阻塞起来。

“热狗？”老人朝她喊。

艾云抱着亚当走过去。老人拿起块面包，塞进根香肠，递给她。她谢过老人，在热狗一头浇了坨芥末酱，拿起来让亚当咬没

有芥末的一头，自己咬有芥末的一头。老人对他们母子俩很照顾，每天都给他们一根免费热狗。

又一个老男人走上来。

“你们以前也来过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小心警察，广场卖艺是要执照的。”

“哦。”艾云看了他一眼，不搭话。她在广场上这么久了，也没见过警察来检查执照。

“带这么点小孩更要当心了。要是有人报警，说你用童工，你就要被警车带走了。”

“他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虐待儿童不分是你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。你被警察带走，你的孩子就会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寄养。”

天恰到好处地砸下冰雹来。游客们一窝蜂冲进广场边的女王店，老男人也冲了过去。热狗老人原地撑起伞。艾云抱着亚当躲在他的伞下，听冰雹噼噼啪啪在头顶作响。

3

一个早上，杯子里一枚硬币也没有。冰雹止后，艾云没有心情继续在广场上站着，于是带着孩子打道回府。

明日咖啡柜台后的卡座里四个人在吃饭，每人面前一个饭盒、一个杯子，桌子中央放着一盒牛奶。他们听到有人进来，同

时转过身来——四个智力残障者。不，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是个正常人。

“慢用。”艾云说了句，低头松绑童车里的亚当。

他回了句什么，艾云没有听清。

她去厨房弄吃的，先喂亚当，再喂自己。卡座里的四个人不吭一声，埋头吃着，好像吃饭是件需要思想高度集中的事。一会儿他们那儿响动起来，三个智力残障者在收拾桌子，那个正常人朝艾云走过来。

“我是文森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艾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艾——云——”

“阿——英？”

他跟她搭讪，说的是口音极重的荷兰语，语速又快，口齿也含糊。她只听清第一句——他是今天的领班，接下去就听不清了。

“昨天那个坐轮椅的姑娘呢？”她问。

“阿奈塔？……”她又听不清了。

他见她没反应，有点儿着急，一急说话就卡壳，挣扎了半天才说出下一句，然后语速再次提升。他每说十句她只听清三句，让他重复后仍旧只能听懂十分之三。他说阿奈塔是大学生，没有课时就来店里帮忙，他叫文森特，在这儿当义工有三年了，等等等等。

当艾云费力倾听时，她发现他的脸有什么不对，眼距似乎比常人要宽，眼神也比常人要滞重——原来是个轻微智力障碍者。

一点钟前后，收银的独臂人和做咖啡的盲人到了。顾客陆续进来。他们跟文森特打招呼，与几个智力残障者打趣，应该是邻里的老主顾了。文森特向手下发号施令，几个智力残障者接到指令后接单的单，端咖啡的端咖啡，擦桌子的擦桌子，每人只能做一件事，绝不混淆。

时不时会有一两个捧着旅行指南慕名而来的游客。他们见到几个智力残障者顿时露出殷勤的目光，说起话来字斟句酌，好似生怕一个失误会让这些残障人士受到终生伤害似的。

亚当见人多，劲头儿上来了。他从艾云的腿上爬到地上，撑着椅子站起来，扶住桌子一步一步往前移。艾云张开胳膊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他每迈一步都让她心惊肉跳。终于，她还是没能及时保护他，他在摔下时头磕到桌角，大哭起来。艾云将他抱在怀中，单手推童车，走出咖啡馆。孩子困了，困了协调力就变差，脾气也变差，只要把他放在车里推一会儿他就睡着了。

果真，出门不出五分钟亚当就睡了。他睡了，艾云也松懈下来。她觉得头脑发空，四肢乏力，前段时间因害怕无家可归而感到的压力总算缓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茫然。她想思考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，然而意识涣散，无从思维。

她往购物街的反方向走，走过一座石拱桥。这座桥和江南水乡的石拱桥很像，只不过维护得更好些。她站在桥上看：河水也是墨绿的，河堤也很窄，同样没有护栏，岸边也有稀疏的树。她又听到自行车倒地的巨响。晓东掉下去了。她在喊叫，喊声被水吃掉。艾云甩甩头，推起童车快步走。

过了桥她才注意到这里是跟江南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。河